

不顾诸神

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

印度的崛起是奇怪的，或不同寻常的

[英] 爱德华·卢斯◎著 张淑芳◎译

未来之国 2



IN SPIRIT OF

THE GODS

the strange
rise of
modern India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不顾诸神》不仅充满趣味，还是一份对当代印度有深刻洞察力的报告。该书进退有距，能同时满足各方面人士的需求。对不熟悉印度的外部读者来说，本书对印度做了很好的介绍；对印度读者来说，其深刻的见地一定能激起他们的共鸣。

彭定康

(Chris Patten)

本书描写了印度这个奇妙、恼人而又无与伦比的国家。正如我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一位印度朋友所说：《不顾诸神》非同凡响。卢斯行文幽默，富有感情，对印度有卓越的领悟。

梁文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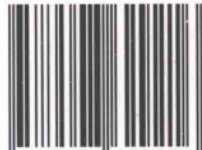
爱德华·卢斯是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家，他这本书（《不顾诸神》）出版之后倍受好评，因为他非常尖锐地指出了印度的很多问题，对它做出很多的批评，直言不讳。他不是一个印度人，但是很多印度人看了，也觉得深有共鸣。

In Spite of the Go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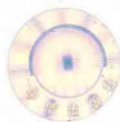
the Strange rise of modern India

上架建议 © 经济读物

ISBN 978-7-5086-2921-6



9 787508 629216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39.00元

不顾诸神

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

印度的崛起是奇怪的，或不同寻常的

[英] 爱德华·卢斯◎著 张淑芳◎译

未来之国 2

In Spite of the Gods
the Strange rise of modern India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 / (英) 卢斯著；张淑芳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8

书名原文：In Spite of the Gods

ISBN 978-7-5086-2921-6

I. 不… II. ① 卢… ② 张… III. 经济发展—研究—印度—现代 IV. F13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137202 号

In Spite of the Gods by Edward Luce

Copyright © 2006 by Edward Luc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崛起与发现

BUGU ZHUSHEN——XIANDAI YINDU DE JUEQI YU FAXIAN

著 者：[英] 爱德华·卢斯

译 者：张淑芳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插 页：8

印 张：17.75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1年8月第2版

印 次：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7-4033

书 号：ISBN 978-7-5086-2921-6/F · 2388

定 价：39.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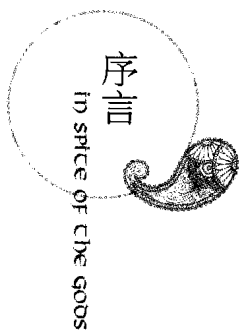
<http://www.publish.citic.com>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服务热线：010-84849283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本书的主题并非印度文化和古老的印度文明，
本 我读过太多外国人对此发表的溢美之词，

不想再跻身其中。我想要讲述的是这个国家不断变化着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状况，它的未来将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为《金融时报》的雇员，我通常是以记者那种客观中立的风格来报道印度，但写书毕竟不同，于是我在本书中大多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书里还有一些批评性的文字，有时甚至近于苛刻。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如今依然生活在贫困中，尽管他们的生存状况在缓慢地改进，但许多机会仍在白白流失，于是，我很难抑制住愤怒，无法以平静的心态去记录和评述印度的政治、经济与法律体系的运行。同样，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外国人和当地人习惯于从纯精神的视角看待印度，面对这样的现实，也难免会令人沮丧。关于美国和法国的诸多与众不同之处，人们已经有过太多的论述（需要补充的是，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尊崇贫困），因此就印度的特点，大家自然可以更加大书特书。

如果不是对印度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为之着迷，我是不会写这本书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印度以最出人意料的方式教给了我很多知识，关于它自身，以及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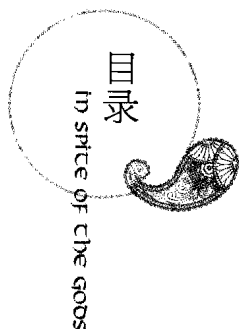
个人类。尽管有时会让人疑惑不解，印度却总是向我和其他充满好奇的外来人敞开着大门。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印度对于作为不速之客的外国人的问讯总是表现得毫无保留的亲切、坦率、友善和宽容。在无意中，印度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些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是如此缺乏善意。我希望读者们能够认识到，批评与热爱并不矛盾，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书中想表达的期望，即印度将在 21 世纪的头几十年崛起并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我在印度生活、游历了 5 年，其中 4 年作为《金融时报》的办公室主任，一年专门撰写本书。在此过程中，我目睹过许多事件的发生，采访过许多人。在我记忆中，只有极少情况被拒绝采访或是被拒绝接触某些信息。我采访过成百上千的印度人，有些是不同情况下的多次采访，在此很难将他们一一列出。我只能提到那些长期帮助我的人们，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我忠实的朋友。除了个别情况外，我将略去政府官员和商人的名字，因为对他们来说，接受记者的访谈是其职业生活的一部分。在此，我想对以下人员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杉克尔·阿卡亚、斯瓦米·阿格尼维斯、蒙特柯和伊什尔·阿鲁瓦利亚、马尼·杉克尔·埃亚尔、M. J. 阿克巴、索埃尔·阿克巴（以及他在阿拉哈巴德亲切和蔼的父母）、阿尼尔·阿姆巴尼、康提·巴吉派、桑贾亚·巴鲁、苏吉特·巴拉、奇仑·巴提、阿斯拉姆·克汉（凯伦和伊斯兰姆）、贾格蒂什·巴格瓦提、尤德·巴斯卡、拉赫尔·贝迪、法伦·博卡利、麦克尔和詹妮·卡特、莱姆·香德拉（“咕噜”）、韦克拉姆·香德拉、维杰·阔提亚瓦尔、阿朔克·裘谷尔、斯蒂芬·P. 科恩、塔伦·达斯、尼克尔·德、吉恩·德莱兹、戈登·杜吉德、韦杰斯·乔治、萨加理卡·格什、奥姆卡尔·戈斯瓦米、迪彭卡和马拉·古普塔、大卫·豪斯戈、托尼·吉苏达桑、普莱姆·杉克尔·贾、韦杰·克尔卡、苏尼尔·齐纳尼、苏德恒德拉·库尔卡尼、哈尼夫·拉科达瓦拉、莱姆·马德哈夫、莫尼·马鲁特拉、卡马尔·M、哈什·蒙德、阿夏克·梅塔、普拉特普·巴鲁·梅塔、维诺德·梅塔、姆利·梅农、科赞姆·蒙香特和马拉维卡·桑维、安加利·莫迪、拉贾·莫汉、贾亚普拉卡什·纳伦、苏尼塔·纳伦、奇夏·纳吉、南丹·尼勒卡尼、T.N. 尼南、尤迪特·拉奇、N. 莱姆、马利亚姆·莱姆、马赫什·拉贾拉简、阿鲁纳·罗伊、拉蒂普·萨德塞、纳夫特·萨纳、泰斯·斯加费尔、苏特尔·塞特、约提玛雅·夏玛、阿贾伊和索尼娅·舒克拉、N. K. 辛格、马拉和特比尔·辛格、阿朗·辛格、

阿什雷·泰利斯、卡伦·泰帕尔、阿舒托什·瓦什纳和乔治·韦杰斯。

我还要特别感谢迈克尔·亚瑟、苏曼·贝利、罗摩占陀罗·古哈、安德鲁·戴维斯和杰基·雪利以及克利须那·古哈，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阅读了手稿，并纠正了语法、描述以及判断方面的错误。在本书的筹备和写作过程中，我在华特出版经纪公司（A. P. Watt）的代理人杰基·雪利给了我无私的帮助、专业的建议和鼓励，这些对于本书的完成不可或缺。我与伦敦小布朗出版社的编辑提姆·怀汀，以及纽约达布德出版社的编辑克里斯·普欧鲍罗的合作很愉快，这种合作也是我许多灵感的源泉。另外，我还想在此表达对《金融时报》的谢意，它不仅给了我一年的假期以筹备和写作这本书，而且还给予它的记者足够的自主权和自由空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这在众多报纸中绝无仅有。对于一名驻外记者而言，它的确是最理想的雇主。它一如既往地有关印度的严肃报道留下版面，在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它也从未对我的报道进行任何事先的限制，很少有报社能做到这样。

我要感谢我的岳父母，阿帕纳和普拉来德·巴苏，他们鼓励我培养对印度的兴趣并让我分享他们的经历以及见解。阿帕纳是一名历史学家、教授，在德里大学执教多年。普拉来德则是新德里的高级行政官员。很少有驻外记者（或者是女婿）能得到这样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罗斯和理查德，他们有着非凡的见识，并阅读了我所有的作品。后来我发现，我少年时写的那些日记，尽管封皮上写明了“请勿阅读”，仍早被他们一一尽览。他们总是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使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本书有一半要献给他们，而另一半则要献给我的妻子，普莉娅，她用足够的耐心容忍了我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的种种怪异举动，只有那么一两次除外。她对我的爱始终坚定不移，虽然她并不百分百同意我所有的看法，但是同她的讨论却让我的观点变得更为明晰与充实。她是我的“受害者”，有时甚至是“囚徒”。在许多方面，普莉娅也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



V | 序 言

001 | 引 言

019 | 第一章 || 全球化和传统化
——分裂的印度经济

049 | 第二章 || 印度的官员
——无处不在的政府

081 | 第三章 || 正义之战
——低种姓阶层的崛起

111 | 第四章 || 假想之马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持续威胁

141 | 第五章 || 奉承者万岁！
——国大党与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不解之缘

171		第六章 许多新月	
		——分裂的南亚穆斯林	
201		第七章 大三角	
		——印度与美中的关系及 21 世纪的世界格局	
227		第八章 新印度，老印度	
		——现代化的多面性	
253		结 语 失去的和将得的	
		——21 世纪印度面临的巨大机遇与挑战	

IN SPITE OF THE GODS
IN SPITE OF THE GODS
IN SPITE OF THE GODS
IN SPITE OF THE GODS
IN SPITE OF THE GODS
IN SPITE OF THE GODS



引言

在西方人眼里，我们的文明是高深的玄学，恰如演奏钢琴在双耳失聪的人看来，只有指尖的跳动而没有乐声。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最伟大的诗人，

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在遇到安德烈之前，我已在印度生活了4年多。这位63岁的法国老人将一头花白长发梳成马尾辫，是吠檀多哲学的忠实追随者。我与他虽是初次见面，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时我到位于印度南部的奥罗新村做短暂探访，这个国际新村是由一位年逾九旬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Mira Alfassa）于1968年建立的，在这里每个人都尊称她为圣母。她用奥罗宾多高士（Sri Aurobindo）的名字给这个村庄命名。奥罗宾多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从早年求学剑桥到后来参加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印度半岛景色宜人的东南海滨成为学者兼教授，这本身就可以用一两本书来记述。安德烈告诉我，圣母米拉于1973年“脱离了她的肉身”，当时距奥罗宾多逝世有23年。但幸运的是，这位富有探索精神的法国老人与圣母米拉一起度过了她在奥罗新村的最后几个月。

自安德烈移居奥罗新村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型精神修炼所，居民已扩展至几千人。其中大多像安德烈一样是西方人，来这里寻求印度哲学的真谛。像安德烈一样，他们大多认为印度是个与众不同的国度，拥有独特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安德烈说，印度是人类得以生存下来的关键所在。而我此行来奥罗新村就是想知道印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人们产生这样的信仰。安德烈把我迎进他那宽敞洁白的屋子，饮着洛神花汁，然后对我说：“在欧洲，你感觉自己是完全迷失的。在西方，你是属于社会的，只能亦步亦趋地追随固定的模式，你应该拥有一套房子、一份工作，你的整个生活都得以金钱为中心。而印度不一样，印度是个独特的国家。”他强调说，“要是没有印度，这个世界将会贫乏到只剩下物质。”他的话赢得

了在座各位的一致赞同。

安德烈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起在北非的抗法战争时期去阿尔及利亚服过役，但没有染上士兵的那些不良习气。退役回到巴黎后的某个下午，他听说有一个关于奥罗新村的会议。当时他已试着阅读了流传最广的印度教典籍《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对印度哲学略有了解。不久他便离开法国前往印度。安德烈的这些描述都是坦率的，但他没有解释究竟是什么把他吸引到印度来的。“对于我来说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能理解”，安德烈说，“几千年来，印度一直在调和种种分歧和差异，并将它们融会在一个统一体之中。印度有一种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精髓，它会告诉你在林林总总的生命背后，有种叫做‘统一体’(unity)的精神现实。”可能是看到我一脸困惑的神情，安德烈又接着解释道：“今天的人类正面临着一场全球危机，只有印度才能化解它。印度能够解释生命的轮回和万物的融合，指引人类通往超意识的道路。”他说道：“除了印度以外，没有哪个国家能接纳奥罗新村，它无法在西方世界存活下来——在西方，人们只会将它变成一种狭隘的宗教团体。”

圣母米拉希望奥罗新村不只是一种狭隘的宗教团体。然而关于她的各种记述五花八门，我们无法真正感知她的真实面目。她一生留下了许多神谕般的、晦涩难解的言辞。1878年，米拉·阿尔法萨出生在巴黎，父亲是土耳其人，母亲是埃及人。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米拉就有一种“与大自然交流”的倾向。她还能跨越时空，与“未知世界的神灵和生灵交谈”^①。长大成人后，米拉开始不倦地游历不同国家，感受多样化的文明，探索人类生存的奥秘。最终，她于1916年来到印度并遇上奥罗宾多高士，正是奥罗宾多给了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共同发起了一场新的精神运动，旨在告诉人们印度将帮助人类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他们将这场运动称之为“超意识主义”(supramentalism)。在印度，还有其他类似的精神运动和其他圣母级的人物。但是作为精神修炼所，奥罗新村有着更为深厚的根基。

在遇到安德烈之前，我曾参观过马特里曼蒂尔庙(圣母庙, Matrimandir)，那是一座高耸的球形建筑，直径大约为150英尺，通体覆盖着金色的花瓣状的圆片。这一奇特景观不由让人联想到好莱坞电影中的宇宙飞船降落在这片热带土地上。在

① <http://www.indiayogi.com/content/indsaints/mother.asp>。

清静宽敞的庙内，大约有二三十人坐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下，彼此相隔一段恰当的距离，在落日余晖中做着瑜伽的伸展动作。他们大多是白人，有一两个可能来自洛杉矶。奥罗新村有两三千名居民，大多过着和安德烈类似的生活，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不乏俄罗斯人、韩国人、日本人、拉丁美洲人和欧洲人，只要浏览一下电话本就可一目了然。我的向导迈诺布·泰戈尔是一位嗓音柔和并极具亲和力的孟加拉人，他告诉我，单从电话本判断可能会高估这里的本地人的数量，因为很多西方人已经改用了印度名字。迈诺布告诉我，他很小的时候被带去见圣母米拉。“她总是那么平静，她那种平静也使我平静下来，”迈诺布说，“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安德烈让我介绍一下自己，以及我想要问他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英国记者，在印度生活了许多年，我的妻子普莉娅也是印度人。我想知道为什么印度对如此多的外国人有如此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而我却感受不到这种力量。我没有说明的是，在我看来，几百年来印度一直生活在西方人强加于它的“精神圣殿”的重轭之下，印度人也早已习惯于草草应付西方人的这种期待，只是有时会稍加点缀而已。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期间，许多印度人或多或少将印度视为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较之许多殖民统治者的蔑视态度，大多数印度人当然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自我形象。曾制定印度第一部刑法典的麦考利勋爵（Lord Macaulay）曾写过一段引起公愤的话：与西方人的成就相比，整个印度的文学与哲学全都不足挂齿。温斯顿·丘吉尔的评价则更为恶劣，他说，印度“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就像赤道那样，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①更不幸的是，持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

与此相反的则是另一派同样具有代表性但根基更为深厚的观点。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写道：“印度在梦想和时间上与我们相距遥远，它属于我们灵魂所附的古老东方。”^②与他持相同见解的大有人在，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曾说，基督教的《新约》应该来自印度，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人类最温雅和善的文明。^③如果

① 拉玛昌德拉·古哈，《丘吉尔的印度演讲》，印度教徒报星期日增刊，2005年6月5日。

② 安德烈·马尔罗，《忧郁的热带》，转引自潘卡季·米什拉编的《心中的印度》，纽约：古典书局，2005，第172页。

③ 阿玛蒂亚·森，《好辩的印度人：论印度文化、历史和身份》，伦敦：艾伦·莱恩出版社，2005，第152页。

要在麦考利和马尔罗，或是丘吉尔和叔本华之间做出选择，人们自然会选择马尔罗和叔本华。虽然在过去的 250 年中，西方学术界对印度有过许多公允的评价，但是普通西方人的看法仍分为两派，或不屑一顾，或充满浪漫幻想，这样的看法延续至今。印度人大多倾向于浪漫派。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写道：“在印度，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欧洲人对印度的浪漫诠释或赞扬，这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统治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信心，故而对这样的评价尤为喜欢。”而这样的想法不只限于欧洲人，也绝非属于遥远的过去。当阿玛蒂亚·森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来到哈佛大学后，他发现在著名的“哈佛书店”中，所有关于印度的书都被放在“宗教”栏目下。^①

安德烈自然同意后一种观点。然而我最想问他的是，他对印度的这种纯精神化的看法是否因为印度有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而动摇过。每一个到印度的人都不难发现它浓郁的宗教文化与骇人的贫困景象并存。在印度，敬神与渎神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一些印度哲人将贫穷归因于人们在前世犯下的错误。灵魂转世的信条则似乎可以让人们忽视现今的贫穷悲苦，甚至成为一些人安于贫困的精神支柱。面对身边随处可见的贫困景象，安德烈真的可以不为所动吗？他望着我，有些恼羞成怒，“印度是最富有的国家，只有印度才能理解物质主义的虚幻。”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于是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在如今的印度，崇拜财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个国家至少有一半的人在追求财富。“但即使印度拥有了电视频道、手机和其他现代化生活设施，它也绝不会滥用它们，沉溺于其中，”安德烈说，“对此我毫不担心，因为这是印度。”

不能简单地将安德烈的这些说法看成是嬉皮士的奇思怪想，或者狂热信徒的胡言乱语。显然，这个法国人研读过艰深的《梨俱吠陀》(*Rig Veda*)、《奥义书》(*Upanishads*) 和其他印度教典籍，他不是嬉皮士，也不是西方人眼里的那种信徒。他的信仰里没有狂热、最后审判日以及虚妄的幻想。大多数奥罗新村人既不饮酒也不吸食大麻，他们不需要遵循任何具体的信条或教义。他们只需要认同印度对未来世界有着独特的哲学和道德重要性，这也是许多印度人认同的观点，无论他们有无文化修养。

^① 阿玛蒂亚·森，《好辩的印度人》，第 14 页。

虽然奥罗新村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外国人，但在今天的印度，类似的情绪也甚为普遍。同样，安德烈的很多观点，尤其是关于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即便在伦敦诺丁山、巴黎蒙帕那斯区或是好莱坞贝佛利山的聚会中，也会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简而言之，一种浪漫精神仍在主导着外国人和印度人自身对印度的看法。实际上，在代表印度的那些传统形象、符号和词汇里，认为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就算那些有意识地拒斥该观点的人，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成为它的宣传者。

道别时安德烈拥抱了我。他说，尽管我是英国人，但他仍然喜欢我。他略带歉意地说，绝大部分英国人他都不喜欢，原因既包括他们过去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也因为他们的优越感。他说：“印度将引领世界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每个人都应该明白这点，即便英国人也不例外。”

最近10年来，印度在世人的面前树立了全新的形象。这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领域和离岸呼叫中心的成功，宝莱坞在海外广受欢迎，无论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印度社团正变得更加富有和显赫。这还得益于1998年公之于世的深思熟虑的核武器计划。单纯从宗教的角度去观察印度会扭曲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进而使我们从根本上误读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件。同样，单纯从这些新形象来理解印度也会产生误读。按照以前的标准，印度的经济的确变化巨大，但这种变化的性质和规模往往被过分夸大了。印度人也养成了过于乐观的心态。例如近年来印度人就普遍认为，他们的国家即将成为超级大国。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印度会更有代表性，也更具启发性，那就是印度根深蒂固但又变动不断的政治文化。20世纪90年代末，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访问了印度，他此行的目的是考察印度日益增长的英语市场，探讨在印度开办卫星和有线电视合资企业的可行性。在新德里会见了所有的政府部长后，他飞往印度的商业中心孟买，与印度最大的民营企业信诚工业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的总裁迪鲁巴伊·阿巴尼（Dhirubhai Ambani）会面。阿巴尼被誉为是他那一代印度人中最精明的商人，他问默多克在新德里见到了哪些人，默多克说他曾与总理、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见面。“噢，你见到了所有该见的人，”阿巴尼说，“但是你想在印度发

展，就必须见所有不该见的人。”^①

阿巴尼说的实际上是那些腐败的政客（或许还包括一些和他们合伙的政府官员）。在印度，品行不佳的人往往会从政，而正直善良的人在政界成功的可能似乎更为渺茫。在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时，比尔·克林顿曾提醒自己，“关键是经济，傻瓜”。而在印度，在更多的情况下，“关键是政治，傻瓜”。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印度无所不包的政治文化以及政府的作用，你就不可能透彻地领会印度的经济和宗教特性的变化。

许多人预计，印度正奋起成为21世纪的强国，本书将以此为背景，对当代印度做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第一章关注印度发展迅速而又极不平衡的经济，然后评析印度无处不在的政府和主要的政治运动。接下来，我要考察的是反复无常的印巴关系，以及印度对本国穆斯林的暧昧态度，同时分析它在美、中、印三边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三边关系将左右21世纪的世界格局。最后，本书将探讨印度正在经历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它的宗教价值观充分体现出极强的适应力，旧貌换新颜，自我包装成现代的形式示人。在本书的末尾，我将分析印度会如何在以后的岁月中持续崛起，以及此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

在这里，我将简略考察20世纪印度最重要的三个人物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安培多加尔。对印度的国家性质和发展方向而言，即使将印度所有的神灵、软件经理人以及核科学家加在一起，也不及这三个人的影响大。他们三人都与印度的传统宗教角力，其中的两位最终抛弃了宗教，而甘地则善用民众的宗教情感，实现了印度独立的目的。

1947年8月15日，印度在“午夜钟声”中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自由，至今已经历了三代人。1948年1月30日，独立斗争的领导者、印度国大党的精神领袖和战略导师甘地，在前往新德里做晚祷的途中被一名印度教右翼狂热分子南度拉姆·高德西刺杀。然而至今甘地仍然影响着现代印度人的梦想，他成功地领导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彰显出崇高超凡的人格魅力。他仅凭一己之力就使争取自由的斗争深入到广大目不识丁的民众中，激发了他们的积极参与，这种

^① 2003年，在孟买举行的迪鲁巴伊·阿巴尼纪念演讲上，阿伦·舒里首次提到这个故事。该故事已得到迪鲁巴伊·阿巴尼的次子安尼尔·阿巴尼的证实。